



第五十六期 · 2013年11月 逢單月發行

非賣品

修智大和尚談：依法

青楓：在社會上，我們時常聽到說：「依法不依人」，聽得多了，也彷彿這句話成了口頭禪似的。

修智：好，你又如何理解「依法不依人」這句話呢？何謂「法」？何謂「人」？

青楓：這句話比較容易理解吧？法，不就是所講的道理嗎？人，便是指講道理者。

修智：「依法不依人」是沒錯的，關鍵是你以甚麼作為標準？你如何去界定這道理是對抑或是錯？

青楓：現在很多人都說「依法不依人」，如果有一把「尺」去量度這就好了，有這樣的尺嗎？

修智：有的，祇要我們不是隨口說說，祇要我們肯去觀察則可。如何去衡量這個「法」呢？首先要看是究竟爲了自己利益還是大眾利益？再說，如果依照這個法的道理，是否可以讓我們離苦得樂？我們依《三藏法數》輯錄如下：

「依法者，謂依實相等法，修諸波羅蜜行，則能具足清淨功德，能至菩提也。魔王尚能假化作佛，況能不作其餘之身。是故雖是凡夫，若所說所行，與實相等法相應，則可依信。雖現佛身相好，若所說所行，違於實相法者，則

佛手

佛手，又名「佛手柑」，果實長形而帶條狀的，看上去似手指合攏起來。它有綠色，有黃色，特別是那金光灿灿的黃色，看上去像「人手」，而那合起來的形態，便自然地聯想到禮佛之手。

稱之爲佛手，甚有禪意。

佛手柑屬芸香科，產地在廣東、福建、雲南以及浙江一帶。佛手柑可以用扦插式栽種，喜歡溫暖陽光，它不但有很好的食用價值，且具觀賞價值，所以



很多庭園、寺院均有栽種。圖中這佛手便是栽種在妙法寺內的，它在潤大綠葉遮掩下不易看到，他日成熟了，變得金黃色的「佛手」後情形便大不同了！

不應依也。」

青楓：真是說得很清楚，重要地指出一點：如果是真理〔法〕，則無論出自高人抑或是凡夫，都值得重視。這倒使我想起「壇經」裡惠能說的那句話：「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獼猴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身份不同，佛性無差別，同樣地，不同的身份也同樣有見解偏差。

修智：所以說：「雖現佛身相好，若所說所行，違於實相法者，則不應依也！」

青楓：這就是「依法不依人」的界定標尺了。

修智：佛在世時也指出：不要因為講者的身份地位

而斷然地相信或者不相信，我們要「如理思維」，即是對照講者所說的道理是否與經律相符。由此可見得，正信佛教是沒有所謂「名牌」的，重要的是聽其言而觀其行，言行是否一致，且可以導致福慧增長、煩惱消除。

青楓：所以說，雖現佛相好者，則若所說所行，違於實相法者，則不應依。

修智：是的，就是這樣。何謂「實相」？「實」即真實、非虛妄；「相」即空相，無相、一相。實相法即出世間法，不因時空差別而有異，無所分別取著。

花開花落

花落，是凋謝，在一般看法這仿佛是生命的結束。——黛玉葬花不就有那一句：

「儂今葬花人笑痴，他日葬儂知是誰」嗎？一個「葬」字，不就是終結了嗎？

然而，我在妙法寺這麼多年來，其中一個很好的得着，是看到園林的花開花落。寺內栽種上幾十種花草樹木，花開花落是此起彼落，連綿不斷的。面對這景象有甚麼感受呢？人生就是這樣，昨天還像孔雀開屏的盛放，今天可能「寒林昏鴉」似的垂伏下來。

倘若你多愁善感，也許又再次想起黛玉葬花，但如果我們接觸多了，大抵也祇會感到這是再自然不過的自然現象，——聞看庭前花開花落，任隨天上雲捲雲舒！

我站在又開始萌生出嫩綠花朵的曼陀羅花樹前，忽有所醒悟——花開花落可不是生命的生與死！花落了，隔些時日我們又可見到枝頭上長出新的花朵來，——呀，眼前這一朵，究竟是這棵曼陀羅樹上第幾代的花朵？

我們不必看到花落便傷感起來，在佛法理念裏，這是因緣法，有生則有滅，緣聚則生，緣散則滅。



四大教法

佛告諸比丘：『當與汝等說四大教法，諦聽！諦聽！善思念之。』

諸比丘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何謂為四？』

若有比丘作如是言：「諸賢！我於彼村、彼城、彼國，躬從佛聞，躬受是教。」從其聞者，不應不信，亦不應毀，當於諸經推其虛實，依律、依法，究其本末。若其所言，非經、非律、非法，當語彼言：「佛不說此，汝謬受耶！所以然者？我依諸經、依律、依法，汝先所言，與法相違。賢士！汝莫受持，莫為人說，當捐捨之。」若其所言，依經、依律、依法者，當語彼言：「汝所言是真佛所說，所以然者？我依諸經、依律、依法，汝先所言，與法相應。賢士！汝當受持，廣為人說，慎勿捐捨。」此為第一大教法也。

復次，比丘作如是言：「我於彼村、彼城、彼國，和合眾僧、多聞耆舊，親從其聞，親受是法、是律、是教。」從其聞者，不應不信，亦不應毀，當於諸經推其虛實，依經、依律，究其本末。若其所言，非經、非律、非法者，當語彼言：「佛不說此，汝於彼眾謬聽受耶！所以然者？我依諸經、依律、依法，汝先所言，與法相違。賢士！汝莫持此，莫為人說，當捐捨之。」若其所言，依經、依律、依法者，當語彼言：「汝所言是真佛所說，所以者何？我依諸經、依律、依法，汝先所言，與法相應。賢士！汝當受持，廣為人說，慎勿捐捨。」此為第二大教法也。

復次，比丘作如是言：「我於彼村、彼城、彼國，眾多比丘持法、持律、持律儀者，親從其聞，親受是

法、是律、是教。」從其聞者，不應不信，亦不應毀，當於諸經推其虛實，依法、依律，究其本末。若其所言，非經、非律、非法者，當語彼言：「佛不說此，汝於眾多比丘謬聽受耶！所以然者？我依諸經、依律、依法，汝先所言，與法相違。賢士！汝莫受持，莫為人說，當捐捨之。」若其所言依經、依律、依法者，當語彼言：「汝所言是真佛所說，所以然者？我依諸經、依律、依法，汝先所言，與法相應。賢士！汝當受持，廣為人說，慎勿捐捨。」是為第三大教法也。

復次，比丘作如是言：「我於彼村、彼城、彼國，一比丘持法、持律、持律儀者，親從其聞，親受是法、是律、是教。」從其聞者，不應不信，亦不應毀，當於諸經推其虛實，依法、依律，究其本末。若其所言，非經、非律、非法者，當語彼言：「佛不說此，汝於一比丘所謬聽受耶！所以然者？我依諸經、依法、依律，汝先所言，與法相違。賢士！汝莫受持，莫為人說，當捐捨之。」若其所言，依經、依律、依法者，當語彼言：「汝所言是真佛所說，所以然者？我依諸經、依律、依法，汝先所言，與法相應。賢士！當勤受持，廣為人說，慎勿捐捨。」是為第四大教法也。』

節錄自《長阿含經—遊行經》

曇花，你真有個性！

這是什麼花？——這是在妙法寺園林裡拍攝到的「曇花一現」的曇花。

圖中這形態，是曇花午夜開花後，天亮了，它隨之收斂起來，變成這像鐘擺的下垂着，很內斂的！

請你仔細地觀察一下，曇花的花是怎樣長出來的？恐怕植物中絕少是這樣子：它是從葉的尖尖位置上生長起來，像竊貼上去似的，很少花類會是這樣開花，也很少花類祇在午夜綻放！

曇花，你真特別，你真有個性！





魔事

魔有四種：煩惱魔、陰魔、死魔、他化自在天子魔。

是諸菩薩得菩薩道故，破煩惱魔；得法性身故，破陰魔；得道得法性身故，破死魔；常一心故，一切處心不著故，入不動三昧故，破他化自在天子魔。

除諸法實相，餘殘一切法，盡名為魔。如諸煩惱、結、使、欲、縛、取、纏、陰、界、入、魔王、魔民、魔人，如是等盡名為魔。

雜藏經中，佛說偈語魔王：

欲是汝初軍	憂愁軍第二	飢餓軍第三	愛軍在第四
第五眠睡軍	怖畏軍第六	疑為第七軍	含毒軍第八
第九軍利養	著虛妄名聞	第十軍自高	輕慢於他人
汝軍等如是	一切世間人	及諸一切天	無能破之者
我以智慧箭	修定智慧力	摧破汝魔軍	如坏瓶沒水
一心修智慧	以度於一切	我弟子精進	常念修智慧
隨順如法行	必得至涅槃	汝雖不欲放	到汝不到處

佛在莫拘羅山中，教弟子羅陀曰：色眾是魔，受想行識亦如是。

復次，若欲作未來世作色身，是為動處；若欲作無色身，是亦為動處；若欲作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身，是為一切動處。動是魔縛，不動則不縛，從惡得脫。

奪慧命，壞道法功德善本，是故名魔。是名欲主，亦名華箭，亦名五箭，破種種善事。

是魔名諸佛之怨，一切聖人之賊。破一切逆流人事，不喜涅槃，是名魔。

是魔有三事：戲笑語言、歌舞邪視，如是等從愛生；縛打鞭拷、刺割斫截，如是等從瞋生；炙身、自凍、拔髮、自餓、入火、赴淵、投巖，如是等從愚癡生。

大過失不淨，染著世間，皆是魔事。憎惡利益，不用涅槃及涅槃道，亦是魔事。沒大苦海，不自覺知，如是等無量，皆是魔事。（《大智度論》研習之二十）

釋修智（妙法寺住持）



告別權力

美國獨立戰爭結束後，華盛頓將軍遣散了部屬，把自己的行李也托運回故里。他知道，他回鄉前還有一件事必須完成，那就是把人民授予他的軍權，交還給象徵着人民權力的國會。

這個交出軍權的儀式，是由美國開國元勳之一，傑克遜設計的。

按傑克遜的設計，華盛頓將軍走進國會大廈，以鞠躬禮表示軍隊對國會的尊重和服從；而國會議員們則以手觸帽檐還禮，但不必鞠躬。然後，華盛頓將軍作簡短致詞表示交出軍權，國會議長繼以簡短致詞接受軍權。

華盛頓的話是：「現在，我已經完成了我的使命。我將退出這個偉大的舞台，並且向尊嚴的國會告別。在它授權之下，我曾奮戰多年。我現在謹在此交出委任狀，並辭去我所有公職。」

議長的話也不長：「你在這塊新的土地上捍衛了自由的理念，為受傷害和壓迫的人們樹立了典範。你將帶着同胞們的祝福退出這個偉大的舞台。但是，你的道德力量並沒有隨着你的軍職一起消失，它將激勵子孫後代。」

告別權力並不是一容易的事。世間有不少人在退休或離任後仍對昔日的光芒有所戀棧或不捨。華盛頓的告別權力，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高尚道德情操的典範。

李焯芬（香港佛教學院院長）



寤時安樂果行相

『讀是經者，常無憂惱，又無病痛，顏色鮮白。不生貧窮、卑賤醜陋；眾生樂見，如慕賢聖，天諸童子，以為給使。刀杖不加，毒不能害；若人惡罵，口則閉塞；遊行無畏，如師子王。智慧光明，如日之照。』《妙法蓮華經·安樂行品》

釋迦如來於開示了「四安樂行」之後，又再宣明若依「四安樂行」而修習，當能出現二種安樂行之果相：寤時果、夢時果。

「寤時果」是行者在醒覺時的行相，計有五種：

(一) 心得安穩，常無憂惱；身得安穩，無諸病痛，顏色鮮白，而不醜黑。因持此經之力，而消現世惡報。

(二) 未來之世，常生勝處，不受貧窮、卑賤、醜陋之事。因持此經之力，而除來世惡報。

(三) 一切眾生，願樂欲見，心生敬慕，如見賢聖。天龍八部、諸仙童子，而來給侍，以供差使。因持此經之力，轉貪愛障而成富足。

(四) 刀杖不臨其身，諸毒不能為害。若人欲加惡罵，口自閉塞；遊行世間，猶如獅子王之威猛，無所畏忌。因持此經之力，轉瞋恚障而成安樂。

(五) 智慧明了，猶如大日當空，光明普照，無所冥暗。因持此經之力，轉愚癡障而成智慧。

由上可知，修習「四安樂行」之行者，其證量端在自心之貪愛障、瞋恚障、愚癡障，能否轉成富足、安樂、智慧而定。亦由此可作觀察，「四安樂行」必是無貪、無瞋、無癡之清淨行。

依次以令心安住於「四安樂行」上，自得清淨果相，增上修習，因持此一乘妙經之力，最終必得一乘妙果。

(《妙法寶藏》之五十六)

釋素聞 (妙法寺秘書長)



尋找真樂

無論你的工作有多忙，無論你肩膀上有多重的生活擔子，無論你的感情生活有多「顛沛流離」，無論你……我要說的一句話，是無論如何，在你的人生中內心一定要有一個獨立位置。

這個獨立空間可大可小，也無必要計較它的大與小，但必須是百分之百的獨立，誰也侵佔不了，誰也不要在你這「獨立位置」上「再坐一會」。

這個獨立位置可以是極度「私密」的，你在外間受了甚麼委屈，受了甚麼挫折，你把自己關閉在這個獨立空間裡好好地療傷，但這個獨立空間並非是你的「避難所」，它的避難作用僅僅像一個避雨亭，你在郊外行走時遇上雨，走進亭去避一避雨而已。而這個內心的「獨立位置」，實際上是你人生裡的「奮鬥房」。

這個奮鬥房，絕對不是社會上甚麼名譽地位那類奮鬥，而是把你自己一生最鍾愛的興趣（技藝），引進這個「奮鬥房」來，默默地、忘我地，不計是是非非名名利利，祇為自己這興趣而努力不懈。在這不為外間（包括社會生活、家庭生活、甚至是自我的內心爭鬥生活），通通摒諸門外，你在這「獨立空間」裡全情投入自己這興趣的學習與研究，那是一生一世的獨立，你在這過程中實際上是會獲得不少真正的快樂。正如熊十力教授說：「欲有造於學也，則凡世間一切之富貴榮譽皆不能顧。……世之所謂樂，則心有所逐而生者也。既有所逐，則苦必隨之。」

逐世之樂，是苦！潛於自己內心的「獨立位置」上求學問，那才是真樂。

所以，無論你的興趣是哪門子技藝，書畫也好、音樂也好、又或者是園藝、廚藝等等，無論是哪一種，請在自己的內心留下一個「獨立位置」，一生一世地在這位置上學習追尋，尋找那苦樂與共的真樂。

陳青楓 (妙法寺文教發展總監)



苦樂不爭

同樣一個問題，總是有兩面性的，甚至是多面性的，一切在乎你自己的看法，譬如我們說「苦」，有苦必然有樂，一如我們說富，也必然是相對於窮。那麼，苦與樂、窮與富如何看法？

如果我們盡從負面去看，真是「苦海無邊」、「苦不堪言」，是否可以積極地說「苦盡甘來」，或者「離苦得樂」？

即使是在「苦海浮沉」，我們也可以本着一個樂觀而積極的態度：「幸好還有能力載浮載沉，終有一天會浮過苦海。」

如果讓我們再提升到一個更高層面來看這問

題，又會怎樣？

——無苦亦無樂。

在苦與樂裡，「輪」了，不會悲慘到像世界末日；贏了，也不會不可一世地得意忘形。

那麼怎樣才能無苦亦無樂？我們常說的那三個字便是：

——平常心！

祇要我們本着平常心，則「看天上雲捲雲舒，任庭前花開花落」，自己心如「淨水」，澄懷觀道。讓我們進一步學習，步入這苦與樂不爭的澄明之境。

本來面目

人的面部表情，變化多端，內心有甚麼感情起伏，面上也會浮現出來，心事重重便「雙眉緊鎖」；心有氣憤則「怒目金剛」；心中快樂可就「笑口常開」，……各種心事都可以在臉上表露無遺。同樣地，心中「埋藏」着甚麼不欲人知之事，也會用面部表情去「瞞天過海」，祇看你的演技如何。——演技，不也正是面部表情嗎？

究竟哪一個才是我們的「本來面目」？

——對了，找到了！

有個小和尚對師父說：「我今天早上照鏡子，終於找到我的本來面目。師父，原來眼是橫的，鼻是直的！」

「哇，你真厲害！」那師父學着趙州禪師的語氣說：「好，吃茶去！」

「我是誰」

成龍有一部電影，片名「我是誰」，大抵這片名的構思，是從一句話語裡得來的靈感。那句話是大家都熟悉的——

「未曾生我誰是我？生我之後我是誰？」這樣問起來，有沒有答案呢？從「緣起性空」言，可以是沒有答案可言，但也可以衍生出千言萬語的探討解釋。

既然「未曾生我」，則實際上不存在一個「我」字。至於「生我之後誰是我」，也不必問得太玄、太遙遠、太縹緲吧！——生我之後我是我就是了。

重要的是活在當下，以致活好當下，這便夠了。

萬派朝佛

有朋友問我：你是哪一派的佛教徒？是禪宗、淨土還是其他？

我祇說了一句：「佛教徒就是佛教徒了，不必太理會甚麼派！」

朋友還以為我在敷衍，其實，這是我的心意。總覺得，佛教就是佛教！一如武術，武術也有很多派，甚麼少林、武當，洪拳、螳螂，但萬法歸一，這種種派別還不都是為了武術？

香港粵語片經典之作「如來神掌」，主角曹達華兩手向前一伸，吼一聲：「萬佛朝宗」！對，萬佛朝宗，不就是「萬派朝佛」的同一道理嗎？因此，淨土也好，禪宗也好，又或者是分甚麼顯宗、密宗也罷，這種種無非都是方便法門，是方便你去修行佛法就是了，一如百川匯流的川，又或者如所謂「條條大路通羅馬」吧！

為甚麼

在餐廳，有兩年青茶客看到隣桌一長者在吞服藥丸。

「你猜，這位阿伯在吃甚麼藥？」

「看他年紀已大，大抵是在服血壓丸。」

「年紀大的人，為甚麼容易患高血壓？」

「我怎麼知道！」

……

那位長者回過頭去，微笑地說：「我知道年紀大為甚麼容易患高血壓！」

「噯，為甚麼？」

「因為都一把年紀了，食鹽多過你食飯！」

減持

最近學懂一個詞語——減持。

「減持」兩字，原是股票市場術語。

人生到了半百之年，該要邁出減持第一步。減持甚麼呢？

減持你過去二、三十年來積聚的擁有。如果你是讀書人，此際則要開始好好整理藏書。

人到中年的「讀書人」往往有一段「輕狂」的「擁書歲月」，書越買越多，也放得亂七八糟的，看着看着，自然地心生煩惱。

所以，人過半百後便得開始減持（包括「中央肥胖」），讓你的晚年生活來得輕安自在。

真善美

無論從美學角度還是從做人處世態度來說，我們都經常提及真、善、美，特別是讀書求學時期，老師在德育教學方面便強調真、善、美三方面的結合。

今天，我越來越覺得，真、善、美可不是三方面而實際上是「真加善而等於美」。此話怎說？我們對人真誠，「這個人很真！」指的便是不假不欺詐。善呢？一片善心，慈悲為懷，

當你又真又善的時候，便自然地呈現出美。所以，我認為美是源於真與善，——真加善等於美。

我們看到觀世音菩薩畫像為甚麼覺得很美？很多時是因為我們從中感悟到那大慈大悲的真與善。我寫觀音像時，強調的總是她臉相的端莊，一派良善的容顏以及體態上的自在，這便是真加善而美了。



壇經密碼

“六祖壇經”，簡稱“壇經”。

此“經”對於佛教來說，真是既有深意且有新意的別具一格。但如果說它“離經叛道”，則似乎過火。它不但沒有違背佛教精神，且能結合實際而大大地有所發展。時下注釋“壇經”的著作，沒有一百本亦有數十了，筆者倒想試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這本影響深遠的真正巨著。將由今期開始，分期刊寫“壇經密碼”。

青楓謹識

大師歸位

看壇經，重要一點是把一些「神跡」剔除開去，讓惠能大師「回到人間」。

曹聚仁先生晚年居於香港，我與他因工作之便有緣交往，曹先生送我一本他著寫的「魯迅評傳」。幾十年來，我還記得這書一開始便寫道：「我把魯迅從神壇上請下來。」（大意如此。）其用意是最清楚不過，——人們把魯迅神化了，與魯迅先生有交情的曹氏，當知道真正的魯迅是怎樣的。

從神壇上走下來的魯迅，並沒有損害他的「核心價值」。「活在人間的魯迅，依然很魯迅」。

從這一點得到啟發吧？我們在研讀壇經時，也同樣不妨把惠能從神壇上請下來，剔除「神氣」而恢復人間氣息。這樣做，也不會削弱壇經的核心價值，也就是說，沒有消滅壇經裡的真知灼見，「活在人間的惠能依然很惠能」。

壇經裡處處佈置「神化」，這是中國人寫傳的「傳統智慧」。大凡偉人的誕生，有理沒理總是天象有異，最常見者，有所謂白光衝天、彩虹出現之類。寫佛陀，同樣的不似在人間。說他是從母親摩耶夫人右脅降生，一落地便向東南西北各走七步，步步生

蓮花，且指天篤地說：「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惠能大師亦「不遑多讓」，他出世，白光盈室，有奇僧賜名。壇經不是祇有一個版本，有學者把眾多版本歸納為四大類別。無論怎樣，可以見到的是越往後推的版本字數越多，開始一萬二千字，到後來發展到二萬多字，足足多出一倍的。這多出的內容又是什麼回事？——還不是繪影繪聲、加塩加醋地故事化起來、神化起來嗎？

有壇經「作者」唯恐不夠「過癮」，於是神乎其技地，匪夷所思地放進了不少「添加劑」，譬如，惠能在五祖弘忍門下遭同門欺負，人家種菜，收穫甚豐，為何惠能連一塊菜葉也沒有？這是沒可能的事吧？但這又是怎樣回事呢？弘忍大師看到：有不少菜蔬的葉上都有被虫咬過的痕跡，而這些虫又爬行出「惠能」兩字來，正好說明這些菜原都是屬於惠能的。——嘩，真神！

小小虫蟻還懂得仗義執言，是如此的有情有義！而這一着，更說明了惠能真是得天獨厚，果然是天降大任的未來「一代宗師」。

好了，話說回來，我

們讀壇經，學習那卓越的、劃時代的大智慧便可，不必理會這些神化之言，——讓惠能大師歸位。

「從神壇上走下來的惠能大師，依然是非常的大師」。



彭襲明

放歌山水 簡約生活



「隱世畫家」彭襲明先生，離去已十三年，在過去這十多年日子裡，他的女弟子靳炎芳女士，不但沒有忘却老師的教導，且花上不少心血整理先師的畫作、畫理，以及「人生之論」，這些出版，在香港畫壇來說甚具價值。價值有二，一是文獻式歷史價值，另一方面是學畫的實用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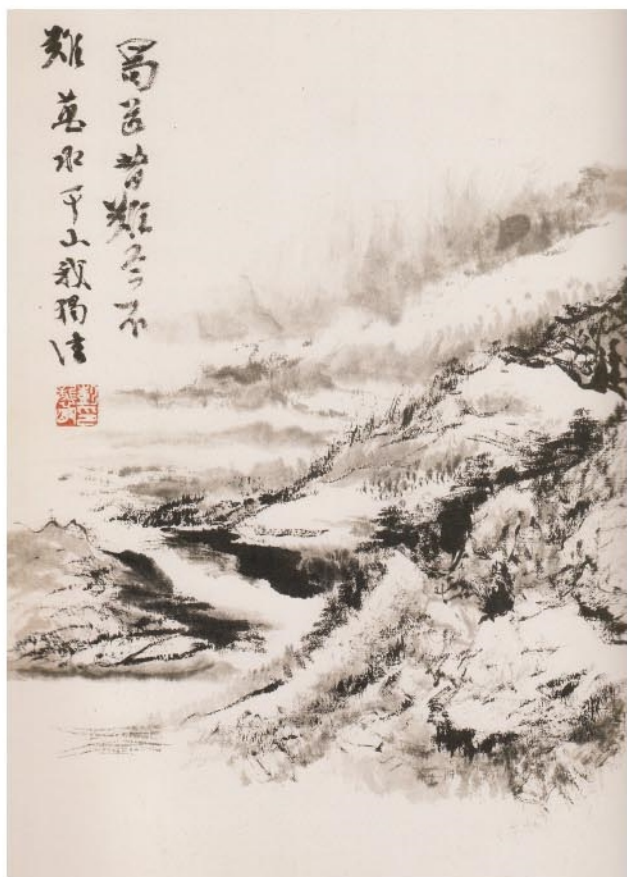
炎芳女士從整理到出版，是另一個境界的「十年窗下」。筆者不但是欣賞，更是肅然起敬。

說彭先生是「隱世畫家」，這不是泛泛虛說，他是名副其實的「隱世」，在最後的二、三十年，不但不作什麼交際應酬，尋且是足不出戶，祇在家裡與徒兒們談聚，在家裡讀書寫畫。

彭先生生於一九〇八年，即是二十世紀初；於二〇〇二年去世，即是歿於二十一世紀初，也就是九十五年了，差不多一個世紀，於是我們稱之為「世紀老人」而一點也不誇張。彭先生的山水畫，在別具一格的同時，我們會強烈地感受到它的結構簡約，用

筆奔放。早期的山水作品，已顯露出一派丰神清爽，在淡雅中見精神，試看這裡刊登的這幅寫於五十年代的「水映漁家圖」，題書曰：「林藏野路秋偏靜，水映漁家晚自寒」，——畫面一股秋涼寒氣迫人而來，真是一幅教人動容的作品。

彭先生晚年的筆墨，其「狂放」仿如一匹野馬在山坡上奔跑，是山坡而不是平原，如果不是收放自如、技藝高超，能在山坡上奔跑而又不失「狂野」風格嗎？——彭先生晚年在眼疾初癒後的作品更是這樣。大家且來欣賞一下這幅畫於二〇〇一年的「蜀道昔難今不難」的作品，相信對我上述之言也會有所認同。從這作品，我們更可看出彭先生對眼疾初癒、重放光明的喜悅！



我個人對靳炎芳女士的欽敬，也難以言詞表達，她對老師的殷勤照顧，她在老師往生後的遺作整理，都付出無比的毅力。這次她向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捐贈的一大批彭襲明先生書畫，十分有意義，正如靳女士在這畫冊前言說的——十分感謝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俯允收存彭老師的作品和研究資料以作館藏並策劃展出。老師畫稿習作，亦得以在藝術系延續其作用。「德不孤，必有鄰」。既有喬木可托，深信老師的遺風也會啟發後人對中國數千年歷史藝術文化作更好的傳承與創新。

每次見到靳炎芳女士，總有一個看法——她是一位穿著現代服飾的古代才女！

趙少昂培養孫女玉華



佛家裡有一句經常被引用的話——人生無常。

是的，我們對於生活的種種，不可能一成不變地按自己的意願而發展開去。在人生路途上必然會因於客觀因素或者是自己當時一些決定而有所改變的，所以有一句話稱為「隨緣生活」。所謂「隨緣」，可不是什麼消極的「隨水而流」、「隨風而散」，我們說的「隨緣」，是因應環境的緣分而改變，職是之故，我反對那一句什麼「明天會更好」，——你怎麼確定明天一定會更好？倒不如說：「明天未必會更好，但希望在明天！」

有希望便是有明天！有明天的時間空間，我們便有希望！

趙玉華是趙少昂的孫女。與她細說從頭，便不禁感嘆起那一句：「人生無常！」正因為是無常，我們才得抓緊機會而在這無常無定的空間裡確立自己。

原來，趙玉華的父親——即趙少昂的兒子，



一直生活在內地。玉華也在內地出生，並經歷過文革，到八十年代初期才與父親一起來到香港。來港三幾年後，有天，趙少昂在家裡桌面上看到一幅「聖誕花」，他說：「誰畫的？好似我的畫！」

玉華說：「阿爺，是我！」趙少昂十分開心，他平日教畫寫畫甚忙，再加上早就著意地培養另一個孫女——趙玉文，即是玉華的家姊（後移居美國），由於玉文在內地是教書的，有文藝傾向，但此刻他看到玉華寫的聖誕花，這才猛然醒悟到，原來自己另外一個孫女也是有繪畫興趣與繪畫天份的，怎麼自己一直忽視了！「好，從今天起，你跟我！」從那一刻開始，趙玉華正式成為阿爺的門生，後來，還得到阿爺發給她的畢業證書。

你看，如果不是趙玉華的自我努力與爭取，當一開始便消沉地認為：「我早已給文革害了！」那麼，到今天，她也祇能是「師奶仔」一名而不是「趙門弟子」，她得到阿爺的教誨再加上自己的不斷努力，此際她一方面學畫授畫，也同時跟從大伯——書法家李旭明先生學習書法。

此外，趙玉華的夫婿李盛強，本身也是一位設帳授徒的畫人，既畫油畫、水彩，也同時寫起國畫來。他的國畫也帶濃烈的嶺南畫色彩，再加上在西畫磨練過程上有較好的造型能力，便反映出他融匯中西的特性，日前看到他一幅油畫作品——飄色，也同樣蘊含着中國畫的情懷。李盛強一雙凌厲的眼睛可透現出他尖銳的觀察力，不過，倒要好好地調適一下，身體弄壞了則一切都得不償失。



束縛与约束

很有名的一則「禪故事」——

道信拜見僧璨時說：「乞和尚解脫法門！」

僧璨言：「誰縛你？」

「無人縛！」

「何更求解脫乎！」（既無人縛，你解脫什麼！）

道信聞言，當下大悟。

是的，相信任誰聽了這則話，都有所悟。我們常說什麼束縛，其實是自擾。佛門有兩個字，是十分好受用的。一是「空」字，佛門，又稱為「空門」。入空門就是為了解除束縛。用一個「空」字便可以做到了。——本來無一物的「空」，你有什麼好束縛的？我講的另一個字，是「釋」字，中國出家人一律姓釋，緣於竺道安的倡議。這不僅令人想到「釋迦牟尼」，更重要的，是想到「釋放」這一詞語，姓釋，不就是無時無刻隨時隨地的念著釋放自己嗎？

我們「坐禪」是不是一種束縛呢？——是，也不是！

正確的坐禪、恰當的坐禪，不是束縛而是約束。約束什麼呢？把你意馬心猿穩定下來，這是安心法。但如果過分地做了，正如惠能大師說，這是「枯坐」。這「枯坐」便成了束縛。〔「壇經」頓漸品第八：惠能說：住心觀淨，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一具臭骨頭，何為立功課？〕

放在日常生活情態來說，也可找到不少關乎束縛的例子，譬如：肚子餓了，但袋中無錢，這時候便渾身不舒服，這是一種束縛；但錢太多，不知如何運用才是適當的運用，這何嘗不也是一種束縛？

所以，「有」與「無」其實都會是一種束縛。一切在乎自己有沒有適度的處理吧？所有問題都可自我解決，不假外求！惠能大師強調「心本具足」，這真是非常有見地的見地。

香港地鐵，乾淨，人流管理得好，但可惜，每次看到那些五光十色的廣告必然想到：怎麼總是欠缺「文化」兩字。香港的地鐵是沒有甚麼「文化」可言，——也許這樣便正是代表「香港文化」吧？某些大站的大堂，裝置上一些地區性的壁畫，不知道是「貪」其方便還是本來就是希望這樣的「文化」，至於另一些「抽象」的彩畫，也許有些人又會美其名曰「現代藝術」。

地鐵文化

在個人感受而言，最欣賞的還是用毛筆字大大地寫上站名，有特色有個性，可惜這就是幾十年來「地鐵文化」的「唯一」。港島太古站一開始便放置了馮永基那副放大的水墨作品，這作品很有傳統藝術與個性的融洽，但同樣可惜的，是這「作品」一放就近二十年了，迄今沒有更換過。

地鐵，在香港的交通營運機構來說，算得上是很能從善而流，聽取大眾意見的，他們過去也辦了不少諮詢性的「午間小敘」，讓市民大眾飲杯茶，講講意見，這是難得的做法。

正因為如此，筆者更希望地鐵公共關係部能對「公共藝術」有更好的發揮，他們完全有條件有能力在這方面起模範作用。

「社區性公共藝術」不是沒有可取，祇是今天地鐵已經不是「地方性」的集體運輸了，它已經是香港的代表，也不僅僅是港人的驕傲，也同時是中華文化一個面向國際的大好平台。

請地鐵公司在這方面多花點心思。

街頭文化

最近往澳洲坎培拉、悉尼走一趟，抽空到街頭看看。

悉尼市中心人頭湧湧，也許在這裡便可以感受到香港銅鑼灣以及尖沙咀的熱鬧氣氛。

不過，悉尼繁華熱鬧的高級商廈之間，可讓我們看到不少可觀的街頭賣藝。也許這天是星期天，分外的熱鬧吧！與其說這是街頭賣藝，倒不如說是街頭獻藝，最少我在那裡聽到一位唱功甚佳的賣藝中年人，很多途人也駐足而觀；另一角落，也有一位中年繪畫人，坐在地上細描細繪他的作品，這些都是在步行街上看到的。我後來轉到公園去，在公園，也看到兩位年輕人在認真地自彈自唱，草地上，有不少遊人躺着晒太阳，也有好幾位隨着歌聲音樂起舞。

這是頗有文化的街頭藝術。香港呢？相比之下，便顯得有點亂七八糟了。這還在其次，就是這些街

道藝人還被左驅右趕的。香港要搞什麼西九文化區，十年下來，仍「祇聞樓梯响」，而且爭爭吵吵的响個不停。將來「硬件」齊備又如何？文化藝術是從基層普及做起的，不是建造幾座豪華巨宅就說是解決民生居住問題，那充其量是做給人看的示範單位而已。





菩提字：錢

筆者最近出版的「心中的菩提樹」，內裡寫了三十個「菩提字」，朋友們很感興趣，有友人說：「三十個太少，可不可以多寫一些？」

多寫，可以，不過「不必為寫而寫」，隨緣吧！當發見有些字頗具「菩提」便不妨寫上幾句，譬如我看到一個「錢」字，真有意思。

這個「錢」字的結構，「金」字旁，可以令我

們想到「金錢」，而右邊的上下兩個「戈」字，一下子，我們便會聯想到：兩個執着「戈」的人在為金錢而爭鬥起來了！

天下間，真不知有多少人為金錢而動干戈。大家族裡兄弟反目，也是為了一個「錢」字。

創作這「錢」字者，多麼的洞悉世情，他也藉着這動干戈的錢字而警惕世人。

妙法通訊流通處

元朗三聯書店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49-63號

友生昌筆墨莊
九龍油麻地西貢街3-5號昌華商業大廈3樓

文聯莊
香港中上環永吉街29/30號恒豐大廈2樓

妙法寺 新界屯門藍地

佐敦商務印書館
九龍佐敦道13號華豐大廈地下

康怡商務印書館
香港鰂魚涌康山道1號康怡廣場2樓

屯門商務印書館
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南翼二樓21/22舖